

知味

吃春天

□曹吉片(宁夏平罗)

多少年了,一个儿时的画面镌刻在记忆里。春天,晚饭时,昏黄的灯照着一小碟咸菜,兄妹几个围着小炕桌吃黄米稠饭。那咸菜寡淡至极,没有一滴油星子。

中午的面条,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幼时的我,不明白为什么满锅都飘着白菜萝卜条。后来知道了,这样做饭省粮食。

多年来,我的胃一直记仇,咸菜小米吃多了,就疼。我也记恨白菜萝卜,买菜时,见了它们,能绕多远就多远。

那时长身体的我,肚里蹲了一条狗,早早饿了。靠地吃地,脚下的土地,不忍辜负孩子们,倾尽所有,既让孩子解了饥,又享受了乐趣。记忆中的张芽芽,就是春天送给我们的礼物。张芽芽,这个有点可爱的名字,被村里几辈人一直这么叫的,具体是什么野菜,谁都说不清。

春雷一个响哨,惊醒了酣睡的张芽芽。它们惺忪着眼,钻出地面。春风拂过,它们争先恐后挤出嫩芽。

张芽芽是蓄根野菜,它刚探出杏黄色尖尖的脑袋,还来不及展开叶子。我们这些肚里缺油水,嘴上缺嚼头的小馋猫便盯上了。

小伙伴们三五成群,提着小铲子漫滩遍野找张芽芽。野地里有两种张芽芽。其中一种喜欢定居在干燥的土壤里,它的根茎比较瘦弱,表皮光滑金黄。一般情况下,我们都去向阳的渠边或荒弃的沙

堆上去找。由于土层比较厚,张芽芽得使劲长呀长,才能露出头。这样,它的茎叶金黄细长,吃起来非常鲜嫩甜美。

大家各自找的同时,也盯着小伙伴的动向。只要有人找到一处好地儿,孩子们立马两眼放光,一拥而上,争先恐后地抢挖。到手了,顾不得上面沾着细沙,迫不及待塞进嘴里急切地嚼着。茎叶吃完了,就着手吃根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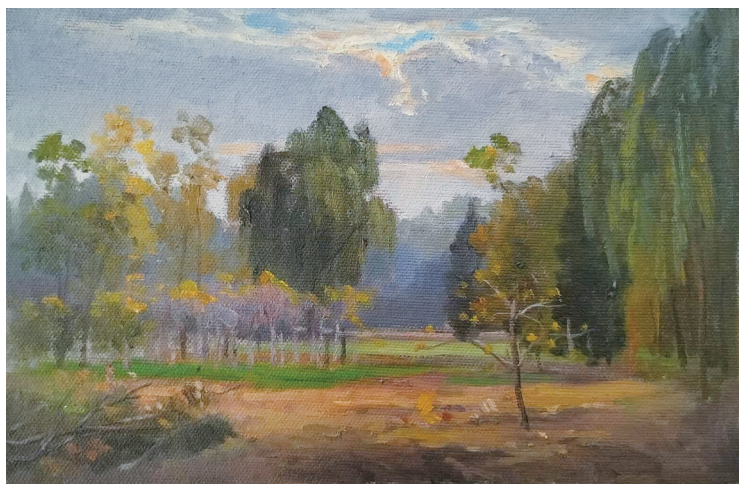
剥皮是个细致活,张芽芽的皮,薄如蝉翼,不细心,就扯皮带肉的。没有耐心,好多就浪费了。不剥皮,吃得不带劲。剥掉皮,根茎又长又白,像母亲搓的棉花绳,吃着绵甜。玩是孩子的天性,吃也吃得洋相百出。一手吊高,嘴巴在下面接着,白眼仁向上翻着,模样滑稽可笑。事

实上,脏兮兮的小手抓过,张芽芽早变得黑不溜秋。

另一种张芽芽喜欢生活在潮湿低洼地,和杂草比肩而居。它的根茎粗壮,表皮粗糙,颜色黝黑。春天,土地变得柔软,有时直接用手就能拔出来。发现一处,孩子们欢呼雀跃,肚子吃得胀胀的,兜里装着鼓鼓的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把张芽芽的根吃老时,鲜嫩的叶子正好舒展开了,我们就揪着叶子吃。灰绿色的叶子细长,箭镞似的散射开,味道香甜,我们不停地往嘴里塞着,腮帮鼓鼓的,直吃得舌头发绿嘴唇变绿。

那些年,春天里我们还吃过苦苦菜、榆钱、槐花。在嘴馋且长身体的孩子眼里,春天就是吃的。



《田间》。张尚宝

随笔

距离

□关成春(吉林通化)

美术课上,老师苦口婆心:要随时把画放远了看,要从大处落笔,不但要与画作拉开距离,还要眯细了眼眸,用半只眼睛来看。

把画作放远,半闭了眼睛,这才可以滤掉细节,掌控画的整体,从而在关键之处落笔。

可惜那时候我们不懂得作画的真髓,老师谆谆教导,我们却全当了耳旁风,反倒自作聪明地纠缠于那些令人牵挂的细节,总想在某一细微之处深入刻画下去,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画作趋于完美。

结果却是,花费了大量时间精雕细刻的地方,正是败笔最多的地方,过多的刻画让我们再也找不到画的明暗、立体感、透视关系……信心满满地立起自己的画作,拉开距离一看,才发现整体的和谐与完美

已荡然无存

一直觉得,美术课堪比哲学课——许多人一辈子都是悟不透玄机的学生,忙忙碌碌却舍不得时间把自己的作品放到远处,半闭了眼睛,忽略所有的细节用心地看一回——不用说,这种人穷其一生都在奔忙,却永远别想拿出像样的作品。

有人讲,无论多么漂亮的女人,如果用一百倍的放大镜来看她的脸,看到的一定是坑坑洼洼,让人大失所望。

其实何止美人不能细看,如果总是举着放大镜看这个世界,那么食物不能吃,因为有许多细菌在蠕动;最干净的场所也不能容身,因为那里会有病毒在快乐地舞蹈。一定要把世界放到细微之处,哪里还会有美好的事物呢?一个人,倘若不

断地纠缠于细节,他的日子一定过得岌岌可危,他身边也就不会有朋友了。

好花还得雾中看,如果非要细看一片花瓣,一株花蕊,也就不必妄谈花之美丑了——看生活也是一样,当你以一颗吹毛求疵的心看时,怎么可能看到其中的美丽、和谐与快乐呢?

无论我们沉浸在哪一种生活中,都要像学画的孩子那样,不时停下来,把画作放远整体观察,从而把握画作的方向。和自己的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,我们才能感悟到生命的真谛;把身边的人放到一定的距离中,我们才能接收到更多美好的信息。

想要了解世界,首先要与世界拉开距离。

有感

戏韵仁心

□张羽函(河北石家庄)

前时,利用假期的闲暇时间,我陪着父亲来到剧院,欣赏戏曲《东垣大医》。传统弦音和悠悠唱腔的交织如春日微风轻拂,将我缓缓引入戏中的世界,沉浸在名医李杲的人生故事之中。

李杲(1180年~1251年),真定(今河北省正定县)人,晚年自号东垣老人,中国医学史上的“金元四大家”之一。新编排的戏曲《东垣大医》,自演出以来就备受观众喜爱。这部剧以医学大家李杲为原型,生动演绎了他在乱世中悬壶济世的动人故事。舞台上演员们用精湛的技艺,将李杲的仁心仁术、坚韧不拔刻画得入木三分。激昂的唱腔中,是他对医术的执着追求;细腻的表演里,是他对苍生的悲悯情怀。剧中既有紧张的治疗情节,为观众展现出医学的神奇与严谨,又有感人至深的情感纠葛,凸显人性的温暖与光辉。

李杲是中医“脾胃学说”的创始者。他自幼天赋聪颖,喜爱读书。他二十岁时,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,可是请来的医生,有的说是寒病,有的说是热病,各种办法都想过和尝试了,最后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,母亲就离开了人世。李杲痛恨自己不懂医而失去母亲,于是决定弃文从医、拜师学艺,救治天下苍生。

今天,东垣古城静静伫立,古老的城墙镌刻着岁月的风雨,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沧桑。它见证了时光流逝,悠悠诉说着历史过往,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和故事,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情感,也孕育出了像李杲一样的医学大家。

李杲晚年以东垣为号,足以看出他对于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。评剧《东垣大医》将李杲的故事搬上舞台,勾勒出这位医学巨匠的传奇人生,也牵出了东垣古城与城市历史根脉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李杲,这位从东垣古城走出的大医,以仁心为墨、医术为笔,在华夏医学史上书写下璀璨夺目的篇章。他悬壶济世,凭借精湛医术与悲悯情怀,护佑一方百姓,其事迹成为东垣古城最温暖的记忆。

欣赏完这部戏后,我深深认识到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,更加明白这段故事不仅是对东垣古城历史文化的深情回望,更是对城市历史根脉的有力追溯。从戏曲古韵、李杲的仁心仁术到东垣古城的历史积淀与传承,这是一条历史与文化的纽带,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紧密相连。